

新疆图瓦语成对自由变读音项 变异研究*

郭风岚

[提要] 本文以新疆白哈巴图瓦语五组典型的成对自由变读音项为分析材料,重点考察年龄变异特点。研究显示:五组自由变读音项的年龄变异速度快慢不均,没有一个音项完成了单一化演变。异质因素是变异发生发展的必要条件:变读音项均处于相近的发音链上,是变异得以发生的音理机制;推动变异不断发展变化的社群要素是年龄因子,语言接触和生产生活方式的迭变也是变异发生发展的重要条件。

[关键词] 新疆白哈巴 图瓦语 音项 自由变读 年龄变异

图瓦语归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东匈语支(程适良 1992),目前主要分布在俄罗斯图瓦共和国和我国新疆阿勒泰地区,为跨境语言,现今新疆境内的图瓦语没有文字。

为方便描述,我们对考察的变读词语统称为词项,其具体变读音项统称为音项。根据需要,变读音项会在词项读音中以斜体加下划线形式标注。

我们在新疆哈巴河县白哈巴村调查当代图瓦语生态状况过程中,发现该语言存在较为丰富且有规律的语音变读现象,包括自由变读和条件变读两种情况,变读音有的发生在不同词语间,有的则发生在同一词语内。后者例如:词语“多”有 $\text{ø} - \text{e}$ 元音自由变读,并因此形成四种读音形式,即 $\text{k}\text{ø}\text{b}\text{ø}\text{j} / \text{k}\text{ø}\text{w}\text{ø}\text{j} - \text{k}\text{ø}\text{b}\text{e}\text{j} / \text{k}\text{ø}\text{w}\text{e}\text{j}$; 词语“小折刀(老人卸肉使用的)”有 $\text{u} - \text{x}$ 元音自由变读,形成了 $\text{d}\text{o}\text{ŋ}\text{g}\text{u}\text{r}\text{a}\text{q} - \text{d}\text{o}\text{ŋ}\text{x}\text{r}\text{a}\text{q}$ 两种变读形式; 词语“早上,早晨”因 $\text{b} - \text{m}$ 辅音变读,形成了 $\text{d}\text{a}\text{ŋ}\text{b}\text{y}\text{l}\text{e}\text{n} - \text{d}\text{a}\text{ŋ}\text{m}\text{y}\text{l}\text{e}\text{n}$ 两种变读形式; 而“蚂蚁”则因 $\text{g} - \text{x}$ 和 $\text{u} - \text{x}$ 叠加式两两变读,形成了 $\text{x}\text{m}\text{y}\text{s}\text{g}\text{a}\text{j}\text{a}\text{q} / \text{x}\text{m}\text{u}\text{s}\text{g}\text{a}\text{j}\text{a}\text{q} / \text{g}\text{u}\text{m}\text{u}\text{s}\text{g}\text{a}\text{j}\text{a}\text{q} - \text{x}\text{m}\text{y}\text{s}\text{g}\text{a}\text{j}\text{a}\text{q} / \text{x}\text{m}\text{u}\text{s}\text{g}\text{a}\text{j}\text{a}\text{q}$ 五种变读形式。图瓦语的词语变读由来已久,宋正纯(2015)20世纪80年代在白哈巴调查时就已经指出过这一现象。自由变读词语的典型特征是两个音项同时并存,两两成对,交际者选择哪个音项完全自由。

我们发现当代图瓦语部分词语仍保持着成对自由变读状态,但以往的自由变读平衡被打破,一些变读词语中的变读音项之间并没有沿着自由变读两两成对的方向发展,而是彼此发生了或正在发生着博弈或者说竞争,表现在变读音项在不同社会群体中开始发生分化,呈现出明显的年龄特征,性别因子也参与其中,在变异过程中发挥了拉力和推力两种相反的作用。

* 本研究得到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西北边境地区语言生态个案研究(14BY053)”、北京语言大学语言资源高精尖创新中心项目(KYR17014)和北京语言大学院级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专项资金,17YJ050006)的资助。感谢匿名审稿专家和编辑部李云兵研究员等对本论文提出的宝贵意见。西北民族大学巴图欧其尔·吾再老师参与了相关调查,并提出了很有参考价值的意见,谨此致谢。

在对图瓦语 3000 个常用词语进行基础性调查后，我们再次筛选出 65 个特征词，以此对 26 位图瓦人专门进行了变读词语变异情况调查。26 位调查对象中，老、中、青分别有 4 人、8 人和 14 人，男性和女性分别为 16 人和 10 人。调查是以调查对象平时使用哪类读音形式为标准记录。以下以对 26 名调查对象的调查数据为依据，从年龄角度具体描写分析图瓦语自由变读音项变异问题，分析过程中也会以宋正纯（2015）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下简称“80 年代”）所做的图瓦语研究语料为观照。

宋正纯（2015）指出，图瓦语的元音有圆唇和不圆唇间的自由变读，主要包括 y/i、ø/e 和 u/ɤ 三种变读形式；辅音有 q/x 等的自由变读，如：kara—xara “黑色的”、kurmustr—xurmustr “上天，老天爷”。我们的调查显示，图瓦语自由变读词语既有元音音项的变读，也有辅音音项的变读，变读音项两两成对，在不同年龄段中已经且仍在发生程度不同的变异，显示出自由变读内部音项间处于竞争关系中。

以下我们以获得的 ø—e、u—ɤ 两组对元音变读音项和 b—m、b—w、ʃ—ʒ 三组对辅音变读音项为纲，以部分自由变读词语为事实依据，描写五组音项的年龄分布特征、音项变异程度，分析引发变异的异质因素，最后对其未来的变异走向提出方向性预测。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图瓦语借词丰富，不同年代指称同一个事物的来自不同语言的借词往往通过时间的累积叠加在共时层面上使用，形成叠层兼用词。这些由借词形成的叠层兼用词有些也发生了自由变读，本文将予以讨论，孤立的借词形式暂不作讨论。例如：词项“哑巴”有五种等义或近义的表达形式：ynybøj、ynywøj、ynybej、ynywej、saqaw，前四种形式是由 ø—e 和 b—w 变读而形成的，最后一个 saqaw 则为哈萨克语借词，该形式没有自由变读情况，故我们只讨论发生了变读的前四种形式。

一 元音音项变异

我们的调查获得了两组成对元音变读现象，一组为 ø—e 变读，音项 ø 与 e 同为前半高元音，二者的区别只在圆展唇上；另一组为 u—ɤ 变读，音项 u 与 ɤ 同为后元音，二者的区别除圆展唇外，还有位置上相邻但前者为高元音，后者为半高元音。

（一）ø—e 组音项变异

ø—e 组音项变异整体表现出年龄分布的参差性和不平衡性，有的词项在老、中、青中变异程度或高或低，年龄分布差异不显著。例如：

表 1 ø—e 组音项的年龄分布情况

汉语	图瓦语	老 (%)	中 (%)	青 (%)
哑巴	ynybøj / ynywøj	66.67	87.50	38.46
	ynybej / ynywej	33.33	12.50	61.54
多	købøj / køwøj	50.00	75.00	78.57
	købøj / køwej	50.00	25.00	21.43

词项“哑巴”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年龄变异，老年组 66.67% 以变读 ø 主，青年组 61.54% 以变读 e 为主。词项“多”的 ø—e 变读是指第二个音节上的音项 ø 或 e，在年龄变异上中

青年的表现要弱于老年。

以我们调查得到的 \emptyset —e 自由变读词语与宋正纯 (2015) 80 年代记录的图瓦语词语对比推知, 词项“哑巴”“多”等都为 \emptyset —e 自由变读词语, 除“哑巴”没有对应性词语无法获知当时的读音外, “多”当时应该是只记录了其中一个使用频率比较高的变读形式 $g\emptyset bej$, 由此推断, \emptyset —e 那时就开始了音项 \emptyset 向音项 e 发展的机制。

从发音机制上看, 圆唇 \emptyset 的紧张度要大于展唇 e, 由此推断 \emptyset —e 间的竞争, 未来应该是沿着 $\emptyset \rightarrow e$ 的方向发展。这一预测符合音理特征, 从发音角度说, 不圆唇元音 e 要比圆唇元音 \emptyset 紧张程度低, 发音便利。

但是, 在年龄分布上呈现的事实似乎又不符合我们的判断, 我们将词项“哑巴”“多”的变读音项 \emptyset 分别设为 $\emptyset 1$ 、 $\emptyset 2$, e 分别设为 e1、e2, 再通过图式直观展示 \emptyset 类音项和 e 类音项的年龄分布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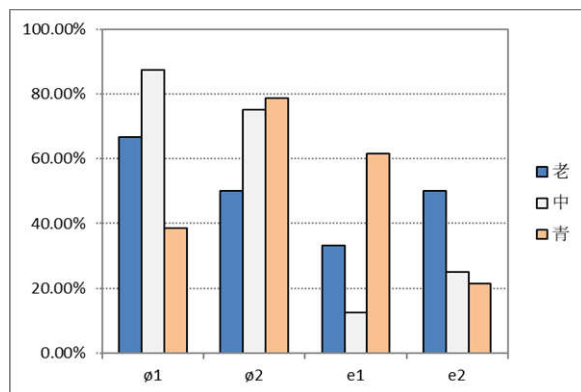


图 1 \emptyset 类音项与 e 类音项的年龄分布情况

图 1 显示, 词项“多”中的音项 \emptyset 与 e 在年龄分布上并没有呈现 $\emptyset \rightarrow e$ 趋势性特征, 甚至新派变读 e 的比例也不高, 由此也将直接导致该组音项的变异程度不深, 如何解释这一结果? 我们认为这是由于在词项“多”的音节结构中, 变读音项 \emptyset 的前一音节已经存在一个 \emptyset , 从发音学上说, 刚刚发完 \emptyset 后, 要迅速调整到不圆唇 e 上往往难以到位。第一个音节元音同为圆唇 \emptyset , 限制了第二个音节元音 \emptyset 的变读, 第二个音节仍保持圆唇 \emptyset 比变读展唇 e 更容易。由此可见, 音节结构环境对变读音项变异也会起到制约性作用。

(二) u—ɣ 组音项变异

关于 u—ɣ 组音项变异的考察, 我们共获得四个词项“鼻涕、锁、小折刀、胡萝卜”, 音项 u 和 ɣ 在老中青三个年龄段中的分布情况详见表 2。

表 2 u—ɣ 组音项的年龄分布情况

汉语	图瓦语	老 (%)	中 (%)	青 (%)
鼻涕	$d_{\underline{u}}maa$	100	60.00	14.29
	$d_{\underline{\gamma}}maa$	0.00	40.00	85.71
锁	$\int\emptyset\emptyset 3_{\underline{u}}$	75.00	75.00	42.86
	$\int\emptyset\emptyset 3_{\underline{\gamma}}$	25.00	25.00	57.14

小折刀（老人卸肉用）	doŋcɯraq	75.00	33.33	25.00
	doŋcɯraq	25.00	66.67	75.00
胡萝卜	sebɯs	0.00	0.00	50.00
	sebɯs / sɛwɯs	100	100	50.00

表2显示，音项 u 和 ɣ 的年龄分布差异较为明显，整体表现出老年以保持 u 为主，青年以保持 ɣ 为主。老年组由“鼻涕”到“胡萝卜”呈现 u 音项由 100%到 0、ɣ 音项由 0 到 100% 的巨大变化差异中，青年组除“胡萝卜”外，也始终处于 ɣ 音项比例高于 u 音项状态中，中年则保持着明显的过渡状态。

这种分布特点和 80 年代的发音情况有方向性关联，以下我们把所进行的对典型发音人（中青年各 1 人）图瓦语本体调查获得的若干变读词语中音项 u、ɣ 的变读情况，和宋正纯（2015）的调查结果对比如下：

表3 36年前后若干变读词语中音项 u 和 ɣ 的变读情况

汉语	图瓦语（1980年）	图瓦语（2016年中年）	图瓦语（2016年青年）
6、7个月的小牛；牛犊	bɯzaa	bɣzaa	bɣzaa
梨	armɯrt	almɣrat	almɣrt
裤子	ʃalbur	ʃalɣr	ʃalwɣr
蚂蚁	kɣmɣskajak	cɯmɣscajaq	cɣmɣsgajaq

两相对比后我们认为，音项 u、ɣ 在自由变读中也处于不断竞争状态，结果导致音项 u 开始逐渐向 ɣ 靠近。音项 ɣ 比例逐渐上升，也符合其发展变化规律，音项 u、ɣ 位置均在后，分别为后高圆唇和后半高不圆唇，高元音的紧张度要大于低元音，根据变异程度和语音发音求简求便特点，新派音项 ɣ 比例最高，半高不圆唇 ɣ 比高圆唇 u 发音更省力。

我们再将词项“鼻涕”到“胡萝卜”变读音项 u 分别设为 u1、u2、u3、u4，变读音项 ɣ 分别设为 ɣ1、ɣ2、ɣ3、ɣ4，通过图式直观展示音项 u 和 ɣ 变读的年龄分布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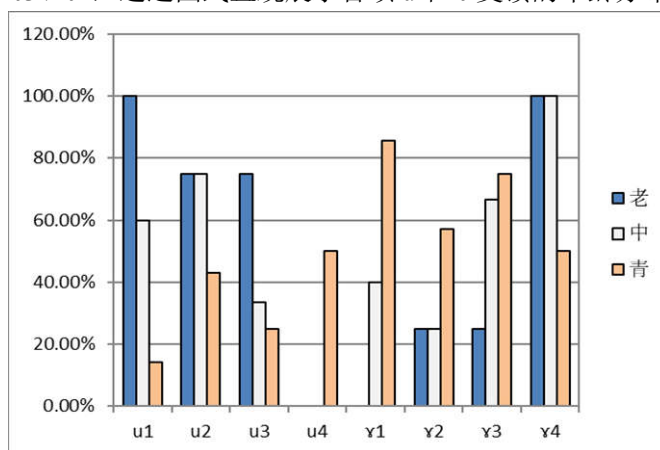


图2 u—ɣ变读的年龄分布差异

通过上图对比可以看到，老年组 u 音项比例高，青年组 r 音项比例更高更普遍，由此我们预测未来 u—r 变读将朝着 u→r 方向发展。

二 辅音音项变异

我们的调查共获得四对辅音变读现象，按照发音部位由前到后排列，变读音项依次为 b—m、b—w、ʃ—ʒ 和 χ—g，由于调查到的 χ—g 变读音项年龄分布词语太少，本文只讨论前三种情况。就前三组音项发音状况看，各音项发音部位相同，差异则为发音方法。

(一) b—m 组音项变异

b—m 组音项变异年龄分布显著，整体表现为老年组变读 b，青年组以变读 m 为主，中年组则保持了典型的过渡性特征。

表 4 b—m 组音项的年龄分布

汉语	图瓦语	老 (%)	中 (%)	青 (%)
早上，早晨	daŋ ^b ɣɫen	100	60.00	14.29
	daŋ ^m ɣɫen	0.00	40.00	85.71
暖水瓶	tor ^b ɣs / tor ^b us	75.00	0.00	14.29
	ter ^m ɣs	25.00	100	85.71

表 4 显示出老年组和青年组几乎是沿着两个不同方向的高值走向，老年组 b 变读比例远远高于 m 变读，而青年组 m 变读比例则远远高于 b 变读。

我们将词项“早上”和“暖水瓶”变读 b 分别设为 b1、b2，变读 m 分别设为 m1、m2，通过图表直观展示 b 和 m 变读的年龄分布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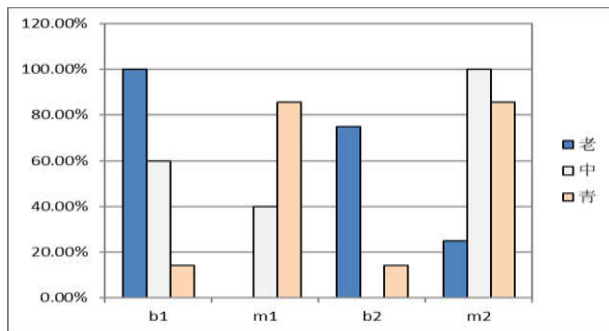


图 3 b—m 变读的年龄分布差异对比

图 3 显示，老年组 b 类变读比例高，而中青年组 m 类变读比例高，再根据 20 世纪 80 年代“帽子（通称）”的读音 bört 与本调查的中年读音 bört、青年读音 mört 对比，我们预测未来将会沿着 b→m 方向缓慢发展。

(二) b—w 组对音项变异

我们获得的 b—w 组变读词语最多，其变异仍呈现出年龄分布的参差性，有的是青年的

变读变异程度与老年的变读变异程度呈正向关系，老年变异程度高的，青年也高，反之亦然，例如“哑巴”“裤子”等。有的则是青年变异速度快于老年，例如“肥皂”“多”“干净”等。具体变异数据如下：

表5 b—w 组音项的年龄分布

汉语	图瓦语	老 (%)	中 (%)	青 (%)
肥皂	sa b ɣŋ / kir sa b ɣŋ	50.00	60.00	0.00
	sa w ɣŋ / kir sa w ɣŋ	50.00	40.00	100
多	kø b əj / k ə bəj	50.00	25.00	14.29
	kø w əj / k ə wəj	50.00	75.00	85.71
干净	ʃe b ej	75.00	28.57	35.71
	ʃe w ej	25.00	71.43	64.29
哑巴	yny b əj / yny b ej	100	75.00	53.85
	yny w əj / yny w ej	0.00	25.00	46.15
裤子	ʃal b ɣr	100	100	83.33
	ʃal w ɣr	0.00	0.00	16.67

对表5数据进一步分析我们看到，除“干净”外，其余变读词语的变异规律显著，即b—w变读音项清晰地显示出梯级变异特征和变异发生的不齐整性，变读词语在年龄共变事实下，老年和青年的变异比例呈一致性特征，即表5中“肥皂”“多”“哑巴”“裤子”由b到w的变异无论是老年还是青年均呈比例越来越小的梯级式特征，变读词语在老年变异比例高时，青年的变异比例也高，反之亦然，由此使得变读词语变异的发生也呈梯级式变化，一部分变读词语变异速度快，另一部分变读词语变异速度慢，还有部分变读词语处于中间状态。

我们将“肥皂”到“裤子”变读b分别设为b1、b2、b3、b4、b5，变读w分别设为w1、w2、w3、w4、w5，通过图式直观展示b类和w类变读的代际分布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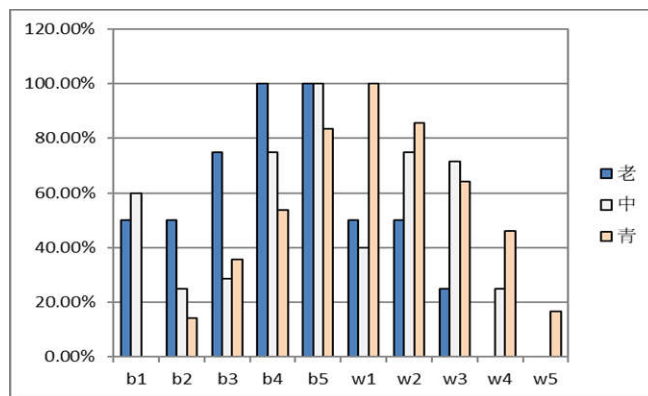


图4 b—w 变读的年龄分布差异对比

图4显示，“干净”由b到w的变异，老年组更多地保持了b读音，青年组更多地保持了w读音，老年和青年变读分别呈现b与w梯级式阶梯状态，而中年组在梯级中则处于摇摆

阶段。可以说，梯级式变异是语言发展变化的相对性规律，不齐整性则是变化的常态，即一部分变读词语变异速度快，一部分则慢；老年和青年呈梯级变异，而中年则会忽高忽低地摇摆。梯级变异和变异发生的不齐整性高度关联，变异由代际引发，在变异过程中不会整齐划一，变异事实沿着一定方向发展，发展过程也不会齐头并进，就我们描写的事实看，语音变化总是从某一或某些词语开始，逐渐扩散到更多词语中，扩散过程是参差不齐的，扩散完成了，语音的变化也就完成了。当然，某些因素也可能会导致扩散停止，并进而出现变化逆转。

80年代“肥皂”读为 kir sabwɨŋ，我们的调查显示，中年读 sawwɨŋ，青年读 kir savwɨŋ，即青年已由双唇进一步向唇齿 v 发展。我们预测未来发展方向应该是由 b 到 w，即发生 b → w 变化。

(三) ʃ—ʧ 组音项变异

ʃ、ʧ 自由变读一般都处于词中位置，老年变读 ʃ 的比例高于青年，青年变读 ʧ 的比例高于老年。例如：

表 6 ʃ—ʧ 组音项的年龄分布

汉语	图瓦语	老 (%)	中 (%)	青 (%)
八月	sezenʃeɨj	100	25.00	21.43
	sezenʧeɨj	0.00	75.00	78.57
十一月	on bɨrenʃeɨj	50.00	37.50	21.43
	on bɨrenʧeɨj	50.00	62.50	78.57
第一	birenʃe	50.00	37.50	28.57
	birenʧe	50.00	62.50	71.43
第四	dørtynʃe	75.00	50.00	28.57
	dørtunʧe	25.00	50.00	71.43

我们将“八月”到“第四”变读 ʃ 分别设为 ʃ1、ʃ2、ʃ3、ʃ4，变读 ʧ 分别设为 ʧ1、ʧ2、ʧ3、ʧ4，通过图式直观展示 ʃ 类和 ʧ 类变读的年龄分布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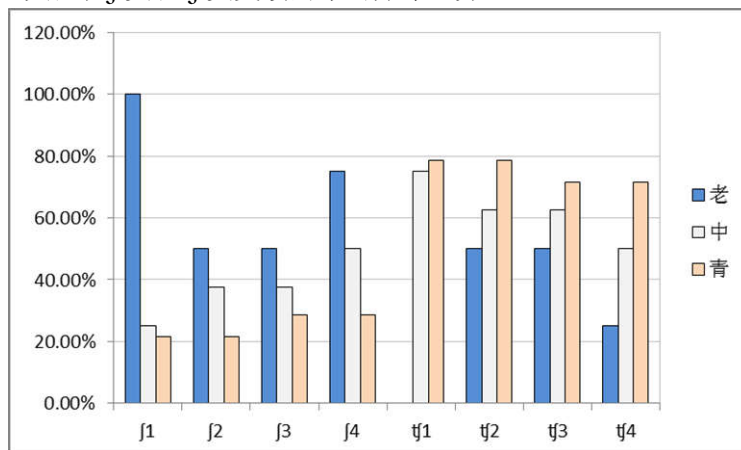


图 5 ʃ—ʧ 变读的年龄分布差异对比

表6和图5都显示出, \int 与 \int' 变读的年龄分布也很清晰, 老年以变读 \int 为多, 中青年以变读 \int' 为多, 未来其发展方向是由 \int 到 \int' , 即发生 $\int \rightarrow \int'$ 变化。

三 变异程度

前边我们对两组元音三组辅音变读作了年龄分布统计, 变读率反映的是自由变读的自由度、变异程度及变异方向, 以下我们通过统计调查两组元音三组辅音音项变读率及其年龄变读率, 分析其变异程度, 预测其未来发展走向。

(一) 音项变异的平均程度

前边我们计算了每一词项中的变读音项的变异值, 由此观测到每个变读音项的具体变异数值, 这里我们采取变读音项百分比平均值计算方法, 将两组元音三组辅音音项变读的年龄变异平均值列表表示, 分析变读音项的变异程度。

表7 老中青五组音项变读平均值

音组和音项		平均值			
		老 (%)	中 (%)	青 (%)	合计 (%)
$\emptyset - e$	\emptyset	57.14	81.25	59.26	66
	e	42.86	18.75	40.74	34
u — γ	u	61.54	39.13	36.59	60.83
	γ	38.46	60.87	63.41	39.62
b — m	b	87.50	18.75	14.29	26.92
	m	12.50	81.25	85.71	73.08
b — w	b	78.95	38.24	30.65	40.87
	w	21.05	61.76	69.35	59.13
$\int - \int'$	\int	68.75	37.50	25.00	35.58
	\int'	31.25	62.50	75.00	64.42

表7显示, $\emptyset - e$ 组音项的变异发展趋势尚不明显, 总体看 \emptyset 变读的比例高于e, 变读 \emptyset 处于优势地位, 说明两个音项的竞争目前仍处于胶着状态。u — γ 组音项显示了较为明显的变异发展趋势, 即尽管u变读总体平均率高于 γ , 但 γ 变读已呈现由老到中到青使用率不断上升的趋势, 而u变读比例则开始迅速下降。b — m组音项显示出绝对性变异发展趋势, 即b变读由老到中到青迅速降低, m变读由老到中到青陡然上升。b — w组音项变读尽管总体平均率差异不大, 但在老中青中呈现出了较为明显的变异发展趋势, 即b变读由老到中到青快速降低, w变读则快速上升。 $\int - \int'$ 组音项变读在老中青中呈现出了较为明显的变异发展趋势, 即 \int 变读由老到中到青快速降低, \int' 变读则快速上升。

(二) 五组音项变异程度对比

前边我们计算了五组音项变异总体百分比平均值, 其中, $\emptyset \rightarrow e$ 变异比例最低, 说明 $\emptyset - e$ 组音项的变异发展方向尚未形成明显趋势; $b \rightarrow m$ 变异比例最高, 说明b — m组音项的变异发展方向已形成明显趋势。按照形成发展趋势程度排列, 则得到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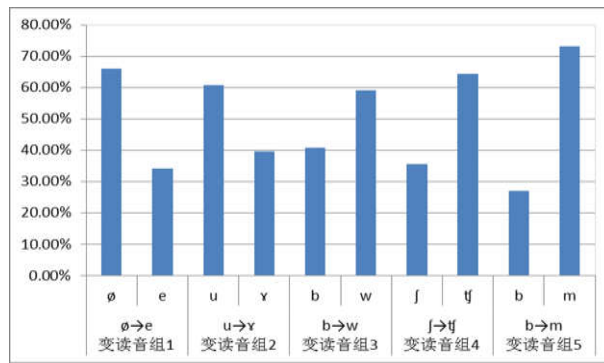


图6 五组音项变读变异总体平均值

对比这些数据，可以看到语言年龄变异的发展轨迹，我们根据白哈巴图瓦语自由变读音项变读变异状况，提出变异发展的五个阶段链：

- I 段：变读的年龄变异尚不明显，变异方向清晰但不稳定；
- II 段：变读的年龄变异有所显现，变异方向明确，但总体变异程度尚浅；
- III 段：变读的年龄变异较为明显，变异方向明确，总体变异程度较深；
- IV 段：变读的年龄变异突出，变异方向明确，变异程度很深；
- V 段：变读的年龄变异发生变化，变异完成。

其中从II段到IV段变异均为进行中的变化，V段则是变异完成了。白哈巴图瓦语五组音项的变读音组1处于变异I段，变读音组2处于变异II段，变读音组3和4处于变异III段，变读音组5则处于变异IV段。可以说，白哈巴图瓦语自由变读音项变异均处在开始到进行中的发展链上，没有一个组对完成了变异，发生单一性变化。由此也证明语言的变异时刻在发生着，但发展变化的速度和发生质变的速度是缓慢累积的。

四 结 语

以上我们从社会变量中的年龄变量入手，对五组变读音项的变异进行了初步分析，结果表明，没有一个组对变读完成了变异，这些变异也没有对图瓦语语音系统构成影响。

我们也发现，五组自由变读音项均位于音链结构中，且在发音上的共同特征是每一类内部的两个音项都处于相近的发音链上，这些特征也为自由变读发生变异提供了音理上的可能，也可以说是成对自由变读形成的重要条件。由此可见，一个音项向另一音项的变化，彼此间不会完全不相干，而是存在音理上的关联，即两个音项在发音部位或发音方法上或多或少有关联。

五组音项变异事实表明，发音部位、发音方法相同或相近，为变读音项变异提供了音理便利，年龄、性别等因素影响了变读音项变异的发生及发展速度或程度，语言接触、社群生活方式的变化等等也是变读音项变异发生发展的重要条件。

白哈巴图瓦语五组变读音项正处于变异进行中，虽然变异方向明确，但变异速度快慢不均，变异程度也参差不齐、深浅不一，就其未来发展趋势而言，这些变读音项不会快速发生质变，仍会保持一段时间。

参考文献

- [1] 巴图欧其尔·吾再. 2013.《新疆图瓦语使用现状调查研究》，新疆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2] 程适良. 1992.《阿尔泰图瓦人语言概况》，《语言与翻译》第3期.
- [3] 程适良. 1994.《新疆阿尔泰山区的图瓦人》，《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5期.
- [4] 郭风岚. 2016.《语言变异与语言应用》，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 [5] K. M. 穆沙耶夫. 1993.《突厥语言和世界其它语言的接触》，舒平译，《西北民族研究》第1期.
- [6] 宋正纯. 1985.《图瓦语概况》，《民族语文》第1期.
- [7] 宋正纯. 2015.《图瓦语和图瓦人的多语生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8] 宋正纯. 1988.《新疆图瓦人的多语家庭》，《民族语文》第3期.
- [9] 吴宏伟. 2000.《中国图瓦语和俄罗斯境内图瓦语音位比较研究》，《语言与翻译》第1期.

Phonetic Variation in Tuvan of Xinjiang: Insights from Paired Phonological Forms of Words with Free Variants

GUO Fenglan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use of five typical groups of paired phonological forms of words with free variants in the Tuvan language spoken in Baihaba of Xinjiang. Our research is focused on characteristics of phonetic variation observed among speakers of different age groups. It shows that these groups of phonological forms are uneven in their variational development, and no phonological form has completed the singularization process. Heterogeneity is argued to be the prerequisite for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linguistic variation. That is, the phonological forms with phonetic variants are found to have similar pronunciations, which forms the phonetic foundation of variation. As for social constraints, the age factor conditions the development of variation; language contact and changes in the modes of production and life also serve as important conditions for variational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Keywords] Baihaba of Xinjiang the Tuvan language phonological forms of words with free variants free variation variation according to age groups

（通信地址：100083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科学院/语言资源高精尖创新中心）

【本文责编 木再帕尔】